

經部

春秋公羊傳注疏卷二十六 起定公六年盡十五年

漢何休學　唐陸德明音義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遬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二月公侵鄭注月者内有彊臣之讎不能討而外結怨

故危之公至自侵鄭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冬城中城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運疏仲孫忌解云古本無何字有者誤也穀梁及賈經皆無何字又哀十三年經云晉魏多帥師侵衛傳云此晉魏曼多也曷為謂之晉魏多譏二名二名非禮也以此言之則此經無何明矣而賈氏云公羊曰仲孫何忌者蓋誤

傳此仲孫何忌也曷為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注為其難諱也一字為名令難言而易諱所以長臣子之敬不逼下也春秋定哀之間文致大平欲見王者治定無所復為譏唯有二名故譏之此春秋

之制也音義為其于僞反令力呈反易以豉反長丁丈反大音泰見賢徧反治直吏反復扶又反

疏此仲至孫忌解云正決上文夏仲孫何忌如晉之文也注解云難言者謂言難著既不言君父之名即是臣子之敬故曰長臣子之敬也動不違禮為下之易故曰不逼下也云春秋定哀之間文致大平者實不太平但作太平文而已故曰文致太平也案春秋說昭公亦為所見之世而此注偏指定哀為太平者正以昭公之時未譏二名故也云雖有二名故譏之者文王之臣散宜生孔子門人宓不齊之屬皆親事聖人而以二字為名者謂依古禮若似堯名放勛舜名重華禹名文命宣王之興名子為宮涅之屬是也但孔子作春秋欲改古禮為後王之法是以譏其二名故注即言此春秋之制也然則傳云二名非禮者謂非新王禮不謂非古禮也

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音義鹹音咸

齊人執衛行人北宫結以侵衛

齊侯衛侯盟于沙澤

大雩注先是公侵鄭城中城季孫斯仲孫忌如晉圍運費重不恤民之應音義費芳味反下同疏注解云先是公侵鄭即上六年二月公侵鄭是也云城中城者即上六年冬城中城是也云季孫斯仲孫忌如晉者在上六年夏而於城中城之下言之

者葢遂重者先言之故也云圍運者卽上六年冬季孫斯仲孫何忌圍運是

齊國夏師師伐我西鄙

九月大雩注承前費重不恤民又重之以齊師伐我我自救之役音義重直用反

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疏春王正月公侵齊解云侵伐例時而此月者正以內有強臣之讎而外犯彊齊故危之○公至自侵齊解云以例言之不蒙上月矣

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注出入月者內有彊臣

之讎外犯彊齊再出尤危於侵鄭故知入亦當蒙上月

疏注解云正以春秋之例有繫在月下而不蒙月者故賈氏云還至不月為曹伯卒月是也故何氏分疏之云此定公侵齊所以出入月者正以內有強臣之讎不能討而外犯強齊頻煩再出尤危於六年侵鄭之時故知其入亦當蒙月也上六年二月公侵鄭彼注云月者內有強臣之讎不能討而外結怨故危之也下經始云公至自侵鄭則知何氏以為至不蒙月故此決云再出尤危於侵鄭故知入亦當蒙月也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注此晉趙鞅之師也但言晉

師者君不會大夫之辭也公會大夫不別得意雖得意不致此致者諱公為大夫所會故使若得意者音義別彼列反疏注解云正以下經云晉趙鞅帥師侵鄭遂侵衛故知此言公會晉師是趙鞅之師矣宣元年秋趙盾帥師救陳宋公以下會晉師于棐林伐鄭傳云此晉趙盾之師曷為不言趙盾之師君不會大夫之辭也今此文勢與彼正同故此何氏取彼傳文以解之莊六年傳注云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不得意不致公與一國出會盟得意致地不得意不致然則公與諸侯尊同體敵莫肯相下故須別之見其得意與否若與大夫盟會之時尊卑異等得意可知何勞別之乎故僖二十五年冬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何氏云洮內地公與未踰年君大夫盟不別得意雖在外猶不致也是云此致者諱公為大夫所會故使若得意者正以公與一國

出會盟得意致地不得意不致今此書致故云使若得意者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趙鞅師師侵鄭遂侵衛

葬曹竫公音義竫才井反本亦作靖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音義濮音卜

從祀先公

傳從祀者何疏解云欲言其祭經無宮廟之文欲言非祭謂之從祀故執不知問順祀也注復文公之逆祀文公逆祀去者三人注諫不從而去之疏解云謂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傳云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何譏爾逆祀也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是也定公順祀叛者五人注諫不以禮而去曰叛去與叛皆不書者微也不書禘者後祫亦順非獨禘也言祀者無已長久之辭不言僖公者閔公亦得其順疏解云謂諫君全不以禮不從之而去者謂之叛也何氏之意以為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謂諸侯始封之年禘祫竝作之但夏禘則不礿秋祫則不嘗而已一

祫一禘隨次而下其間三五參差亦有禘祫同年時矣若其有喪正可於喪廢其祫禘之年仍自乘上而數之即僖八年禘于大廟之時禘祫同年矣至文二年大事于大廟之下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何氏云從僖八年禘數之知為大祫是從僖八年禘數之即文二年為祫年文五年為禘祫同年又隨次而數之至今定八年亦禘祫同年矣凡為祭之法先重而後輕禘大於祫固當先之則知此言從祀先公者是禘明矣故云不書禘者後祫亦順非獨禘也若然既言是禘理宜在夏而在冬下者失之矣桓八年傳云春曰祠何氏云祠猶食也猶繼嗣也春物始生孝子思親繼嗣而食之故曰祠因以別死生然則此經何以不言從祭先公或言大事于先公而言祀者見其相嗣不已長久常然故云言祀者無已長久之辭閔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之文皆道

其人今此經文所以不言從祀僖公而言先公者正以閔公亦得其順是以不得特指之

盜竊寶玉大弓

傳盜者孰謂注微而竊大可怪故問之疏注解云哀四年傳云弑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弑何賤乎賤者也然則盜是微賤之稱寶玉大弓國之重寶故云微而竊大也謂陽虎也陽虎者曷為者也季氏之宰也注季氏之陪臣為政者疏注解云季氏之宰於國為陪臣而為政于魯故曰為政也季氏之宰則微者也惡乎得國寶而竊之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陽虎拘季孫注季氏逐昭公之後取其寶

玉藏於其家陽虎拘季孫奪其寳玉季孫取玉不書者舉逐君為重音義惡音烏疏注季氏逐昭公解云在昭二十五年秋孟氏與叔孫氏迭而食之眡而鍥其板注以爪刻其饋斂板音義迭大結反注同食音嗣下注迭食同眡五多反下同鍥本又作鐵七廉反又且審反以爪刻饋斂板也本或作鍥誤疏注解云謂以指爪刻其饋器之上斂藏衣物之板謂盎板也曰某月某日將殺我于蒲圃音義圃本又作甫同布古反又音布力能救我則於是注於是時至乎日若時而出臨南者陽虎之出也御之注為季孫御疏解云至乎日若時謂至于某日如約之時

也以此言之則知上文云某月某日宜亦言其時但傳家省去之至此乃言若時以刻日也姊妹之子謂之出蓋是虎之外生也或云從其家出而仕于公亦不妨下季氏云世世有子是矣於其乘焉季孫謂臨南曰以季氏之世世有子注言我季氏累世有女以為臣音義乘繩證反下皆同女音汝疏解云於其乘焉者謂於其上車之時矣子可以不免我死乎注以義責之臨南曰有力不足臣何敢不勉陽越者陽虎之從弟也為右注為季孫車右實衛之音義從才用反下同疏注解云謂守衛季孫不令走諸陽之從者車數十乘音義數所主反至于孟衢注孟氏衢

四達可以橫去疏注解云即釋宮四達謂之衢李巡云四達各有所至曰衢孫氏曰交通四出是也臨南投策而墜之注策馬棰也見二家迭食之欲將季孫由孟氏免之恐陽越不聽故詐投策欲使下車音義墜直類反棰章蘂反陽越下取策臨南駷馬注棰馬銜走音義駷本又作擻字書無此字相承用之素動反而由乎孟氏陽虎從而射之矢著于莊門注莊門孟氏所入門名言幾中季氏賴門閑故著門音義射食亦反著直略反注同莊本或作嚴亦音莊幾音祈中于仲反然而甲起於琴如注甲公歛處父所帥

也琴如地名二家知出期故於是時起兵疏注甲公至師也

解云即下傳云既駕公斂處父帥師而至是也○二家至起兵解云即上傳云力能救我則於是是也

弑不成卻反舍于郊皆說然息注說解舍然猶如音義弑音試下同卻去略反本又作却說本又作稅始鋭反又他會反注同說解舍也然猶如也疏

解云正以季孫於陽虎為君故謂之弑也卻反舍于郊者謂上文陽虎從而射之時逐之鄉孟氏今而還去舍於郊故曰卻反舍于郊不謂元從郊來

或曰弑千乘之主注時季氏邑至於千乘而不克舍此可乎注嫌其近而無所依

陽虎曰夫孺子得國而已注得免專國家而已如丈

夫何注如猶奈也丈夫大人稱也音義稱尺證反䁥而曰彼哉彼哉注望見公歛處父師而曰彼哉彼哉再言之者切遽意音義遽其慮反趣駕注使疾駕音義趣七欲反一音七住反既駕公歛處父帥師而至注公歛處父孟氏叔孫氏將兵之將疏注解云左氏以為孟氏家臣以慬然後得免音義慬其靳反自是走之晉寶者何疏解云欲言貴物微者竊之欲言賤物又在引玉之上故執不知問璋判白注判半也半珪曰璋白藏天子青藏諸侯魯得郊天故錫以白不言璋言玉者起珪璧

琮璜璋五玉盡亡之也傳獨言璋者所以郊事天尤重詩云奉璋峨峨髦士攸宜是也禮珪以朝璧以聘琮以發兵璜以發衆璋以徵召

音義 璋音章琮在宗反璜音黄峨五多反本又作娥髦音毛

疏 注半珪曰璋解云釋器無文云白藏天子青藏諸侯春秋說文云不言璋言玉者起珪璧琮璜璋五玉盡亡之也者正以玉為總名故也○詩云至徵召解云言文王祭皇天上帝時在助祭者奉此半珪之璋其儀容峨峨盛莊矣盡是俊士之所宜利何氏與鄭同云禮珪以朝璧以聘琮以發兵璜以發衆璋以徵召者時王之禮也

弓繡質注 質拊也言大者力千斤

音義 拊芳甫反又芳于反

疏 注解云千斤之文何氏有所見家語云三十斤為鈞謂之

石然則千斤之弓其力八石三斗有餘故左傳云可以威不執戒不虞也龜青純注純緣也謂緣甲頓也千歲之龜青髯明于吉凶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乎蓍龜經不言龜者以先知從寶省文謂之寶者世世保用之辭此皆魯始封之錫不言取而言竊者正名也定公從季孫假馬孔子曰君之於臣有取無假而君臣之義立主書者定公失政權移陪臣拘其尊卿喪其寶玉無以合信天子交質諸侯當絶之不書拘季孫者舉五玉

為重書大弓者使若都以國寶書微辭也音義純之閏反注同緣悅絹反下同頫而占反亹亡匪反著音尸喪息浪反

疏注千歲之龜青頫解云以時事知之也○易曰至蓍龜解云此皆上繫辭文也今易本善作大字為異彼注云凡天下之善惡及沒沒之衆事皆成定之言其廣大無不包也○經不言龜至微辭也解云弓繡質龜青純然則此等皆喪之而經言大弓特不言龜者正以禮器郊特牲陳幣之時云龜為前列先知也以其先知故得從寶省文然則龜非珠玉而得從寶省文者以其能定吉凶可以世世保而用之故注云謂之寶者世世保用之辭云此皆魯始封之錫者左傳定四年具有其文也云不言取而言竊者正名也者正所以不言盜取而言竊者盜是卑賤之稱是以不得言取也竊者是其正名是以即引家語以證之定公從季孫假馬孔子曰君之於臣有

取無假而君臣之義立者家語文云無以合信天子交質諸侯當絕之者即上注云珪以朝璧以聘今珪璧盡亡故言此也云書大弓者使若都以國寶書微辭也者言大弓與龜皆可保用所以龜得從寶省文而特書大弓不省文使若都以國寶書作微辭之義何者經言盜竊寶玉大弓若似所謂寶玉者即大弓是言可世世傳保而金玉之然故得為微辭也

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囆卒音義囆勑邁反左氏作蠆

得寶玉大弓

傳何以書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注微辭也使若都

以重國寶故書不以罪定公者其寶失之當坐得之當除以竊寶不月知得例不蒙上 音義 喪息浪反 疏注解云寶玉大弓者乃是周公初封之時受賜於周之物而必藏之魯者欲使世世子孫無忘於周而定公失之季氏奪之皆當合絕而上文直言盜竊寶玉大弓此文直云得寶玉大弓傳云何以書國寶也得之書喪之書不見貶之者正言作微辭使若都以重國寶之故而書之文更無刺譏之義也然則此言微辭者仍與上文共為一事以上元年定哀多微辭之下何氏直數喪失國寶而已上文之下有注云無以合信天子交質諸侯當絕今此寧知不復闕絕之者正以得之當除故也杜氏云弓玉魯之分器得之足以為榮失之足以為辱故重而書之義亦通於此云以竊寶不月云云者即上八年經云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從

杞先公盜竊寶玉大弓是也則知今雖文承四月之下不蒙上月明矣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注欲伐魯也善魯能郤難早故書次而去音義郤難起略反下乃旦反郤亦作却疏注解云知欲伐魯者正以直書其次上下更無起文乃與莊十年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之文同故知正欲伐魯也故彼傳云其言次于郎何伐也我能敗之故言次也是也彼注云此解本所以不言伐言次意也二國纔止次未成於伐魯即能敗宋師齊師罷而去故不言伐言次也明國君當強折衝當遠魯微弱深見犯至于近邑賴能速勝之故云爾所以強內者是其書次云欲伐魯善其郤難早之文其餘見言次不欲伐魯者皆自有起文即次鼎北

救邢伐楚次于陘之屬是也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注月者頰谷之會齊侯欲執定公故不易音義易以豉反下同疏注解云下十一年冬及鄭平叔還如鄭莅盟則知平例書時而有月者皆見義矣而言不易者即莊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傳云何以不日易也何氏云易猶佼易也相親信無後患之辭然則此書月者頰谷之會齊侯欲執定公故不易宣十五年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之下何氏云月者專平不易昭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何氏云月者剌内暨暨也者皆與鄉解合

夏公會齊侯于頰谷公至自頰谷音義頰古協反左氏作夾谷注上平為頰谷之會不易故月致地者頰谷之會齊侯作侏儒之樂欲以執定公孔子曰匹夫而熒惑於諸侯者誅於是誅侏儒首足異處齊侯大懼曲節從教得意故致也音義熒音螢一音于瓊反處昌慮反疏注解云莊六年何注云公與一國出會盟得意致地不得意不致即桓二年秋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隱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之屬是也今此上平為頰谷之會不易故月即此平不得意也而致地者正以初雖見脅終竟得意故也云頰谷之會至曲節從教家語及晏子春秋文也

晉趙鞅帥師圍衛

齊人來歸運讙龜陰田

傳齊人曷為來歸運讙龜陰田注據齊嘗取魯邑疏注解云即宣元年六月齊人取濟西田哀八年夏齊人取讙及僤之文是也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注孔子仕魯政事行乎季孫三月之中不見違過是違之也不言政行乎定公者政在季氏之家疏解云孔子家語亦有此言若以家語言之孔子今年從邑宰為司空既為大夫故有行於季孫之義齊人為是來歸之注齊侯自頰谷會歸謂晏子

曰寡人或過於魯侯如之何晏子曰君子謝過以質小人謝以文齊嘗侵魯四邑請皆還之歸濟西田不言來此其言來者已絕魯不應復得故從外來常文與齊人來歸衛寶同夫子雖欲不受定公貪而受之此違之驗音義為于偽反復扶又反疏注齊侯至還之解云皆晏子春秋及家語孔子世家之文其四邑者蓋運也讙也龜也陰也邑而言田者桓元年傳云田多邑少稱田然則此等皆是土地頃畝多邑內人民少故稱田龜亦是邑非山名賈服異若欲同于賈服即云上二邑邑內人民多故舉邑名龜陰言田者龜是山名直得田而不得邑而言侵魯四邑請皆歸之者謂雖有此請齊君不全許是

以但得三邑而已蓋非何氏之意○歸濟至寶同解云宣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者是其不言來之文也言已絕魯不應復得者即彼傳云齊已取之矣其言我何未絕於我也曷為未絕于我齊已言取之矣注云齊已言語許取之其實未之齊也注云其人民貢賦尚屬於魯實未歸於齊不言來者明不從齊來不當坐取邑然則彼以未絕於魯魯猶合得之明其不從齊來齊人不當坐取邑故不言來此言來者入齊已久絕于魯不應復得之故言來從外來常文也言魯不應復得者止以不能保守先君世邑而失之故也言與齊人來歸衛寶同者即莊六年冬齊人來歸衛寶是也○夫子至之驗解云知夫子雖欲不受者正以四邑屬齊年歲淹久已絕于魯魯不應得頰谷之會討殺侏儒威劫齊侯方始歸之雖曰獲田君子不貴故知孔子之意不欲受也若然莊十三年曹子手劍而劫桓公是以齊人歸我汶陽之田何氏云劫

桓公取汶陽田不書者諱行詐劫人也然則此亦威劫齊侯而得田邑與彼不異而書不諱者正以曹子本意行劫以求汶陽之田君子恥其所為故不書也今在頰谷之會孔子相儀正欲兩君揖讓行盟會之禮但齊為不道熒惑魯侯而欲執之孔子誅之手足異處齊侯内懼歸其四邑以謝焉於其本情實非劫詐書而不諱不亦宜乎言此違之驗者欲對上傳云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文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音義郈音后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費疏解云帥師圍費者左傳穀梁此費字皆為郈但公羊正本作費字與二家異賈氏不云公羊曰費者蓋文不備或所見異也

宋樂世心出奔曹疏解云宋樂世心者世字亦作泄字者故賈氏言焉左氏穀梁作大字

宋公子池出奔陳注池左氏作地

冬齊侯衛侯鄭游遬會于鞌疏解云會于鞌者左氏穀梁作安甫賈氏不云公羊曰鞌者亦是文不備穀梁經甫亦有作浦字者

叔孫州仇如齊

宋公之弟辰暨宋仲佗石彄出奔陳注復出宋者惡仲佗悉欲帥國人去故舉國言之公子池樂世心石彄從之皆是也辰言暨者明仲佗強與俱出也三大夫出不月者舉國危亦見矣音義暨其器反佗大多反彄苦侯反惡仲烏路反強其丈反見

賢偏反

疏注解云如此注者正決昭二十年冬十月宋華亥向寗華定出奔陳不重言宋向寗也云公子池樂世心石彄從之皆是也者下十一年經文也云辰言暨者明仲佗強與俱出也者正以隱元年傳云暨猶暨暨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然則弟辰是時事不獲已而從去故曰明仲佗強與俱出也知非辰強之者正以莊三十二年公子牙昭元年招之屬以其有罪皆去弟以貶之今不去弟故知仲佗強之矣春秋之例外大夫出奔悉書時即襄二十一年秋晉欒盈出奔楚二十八年冬齊慶封來奔之屬是其衆出奔者於國尤危故書月即昭二十年冬十月宋華亥向寗華定出奔陳何氏云月者危三大夫同時出奔將為國家患明當防之是也然則彼以三大夫同出奔是以書月以見危此亦三大夫同出不月者正以舉國見其欲率國人去其危亦見矣是以不勞書月以見危也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池自陳入于蕭以叛注不復言宋仲佗者本舉國已明矣辰言及者後汲汲當坐重音義復扶又反疏注本舉至坐重解云謂奔時舉言宋仲佗是其欲率國人去已明矣是以此經不復言宋也云辰言及者後汲汲當坐重者正以隱元年傳云及猶汲汲及我欲之故知辰言及者是其汲汲也而言後汲汲者欲言初出之時事不獲已未汲汲也言當重者惡其毋弟之親而汲汲於叛故當合坐重於疏者

夏四月

秋宋樂世心自曹入于蕭注不言叛者從叛臣叛可知

疏注解云決上經自陳入于蕭以叛文也

冬及鄭平

叔還如鄭涖盟音義叔還音旋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注不日月者子無道當廢之而以為後未至三年失衆見殺危社稷宗廟禍端在定故略之音義殺音弑疏注解云今責日月者正以所見之世小國之卒例書日月即昭三十一年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之屬是也今不具日月故解之言子未三年失衆見弑者即下十三年冬薛弑其君比是也春秋之例稱國以弑者失衆見弑之辭故文十八年冬莒弑其君庶其傳云稱國以弑者衆弑君之辭何

氏云一人弒君國中人人盡喜故舉國以明失衆當坐絕也例皆時者略之也故此作注云未至三年失衆見弒也云禍端在定定字亦有作在是字者今解從定也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音義墮許規反下同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傳曷為帥師墮郈帥師墮費注据城費疏注解云即襄七年城費是也然則彼時城費今乃墮之以於義反故以為難

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

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注郈叔孫氏所食邑費季氏所食邑二大夫宰吏數叛患之以問孔子孔子曰陪臣執國命采長數叛者坐邑有城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季氏說其言而墮之故君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書者善定公任大聖復古制弱臣勢也不書去甲者舉墮城為重音義數所角反下同采七代反長丁丈反說音悅厭於艶反去起吕反疏解云十年齊人來歸邑之下傳云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以此言之三月之外違之明矣故上有注云定公

貪而受之此違之驗然則三月之後必似違之令此傳文復言之者蓋不違有二何者案如家語定十年之時孔子從邑宰為司空十一年又從司空為司寇然則為司空之時能別五土之宜咸得其所為季孫所重是以三月不違也齊人遂懼來歸四邑矣及作司寇之時攝行相事設法而用之國無姧民在朝七日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於兩觀之下尸諸朝三日政化大行季孫重之復不違三月是以此傳文言其事矣考之左氏則邑無百雉之城者亦据侯伯大都而言之若與之異則魯凡邑皆然也注二大夫宰吏數叛患之者解云即上十年夏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費之屬是也郈費二邑相因言之故謂之數耳○以問至墮之解云春秋說及史記皆有此言云故君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者論語文也云不書去甲者舉墮城為重者正以傳云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明其竝從

二事而特舉墮城不書去家之甲者舉重故也必知去甲亦合書者正以成元年三月作丘甲書之於經明知去甲亦合書矣雉者何疏解云正以傳言邑無百雉之城經典未有其事須知雉之度數故執不知問五板而堵注八尺曰板堵凡四十尺音義堵丁古反疏注八尺曰版堵者解云韓詩外傳文五堵而雉注二百尺百雉而城注二萬尺凡周十一里三十三步二尺公侯之制也禮天子千雉蓋受百雉之城十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軒城者缺南面以受過也疏注解云公侯方百雉春秋説文也古者六尺為步三百步為里計一里有千八百尺十里即有萬八

千尺更以一里三十三步二尺為二千尺通前為二萬尺也故云二萬尺凡周十一里三十三步二尺也云禮天子千雉者春秋說文也云蓋受百雉之城十者謂公侯於天子十取一之義似若孟子與司馬法云天子周方百里公侯十里是十取一之文也云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者春秋說文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者春秋說文云缺其南面以受過也者正以諸侯軒縣闕南方則知軒城亦宜然案舊古城無如此者蓋但孔子設法如是後代之人不能盡用故也或者但不設射垣以備守故曰缺其南面以受過不妨仍有城

秋大雩注不能事事信用孔子聖澤廢疏注解云竝謂三月之後達之

冬十月癸亥公會晉侯盟于黄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注是後薛弑其君比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音義射食亦反又食夜反朝歌如字疏注解云在十三年冬云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者亦在十三年冬案晉荀寅士吉射叛在弑比之前而後言之者正以弑君之變重故先取以應之

公至自黄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注成仲孫氏邑圍成月又致者天子不親征下士諸侯不親征叛邑公親圍成

不能服不能以一國為家甚危若從他國來故危録之

疏注解云春秋義圍例書時即宣十二年春楚子圍鄭之文是今此書月故解之莊二十七年注云凡公出在外致在内不致今此在内而致故須解之云天子不親征下士者即公羊說云一國叛王自征之若四國皆叛安得四王而征也者是其義也若然桓五年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傳云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彼注云美其得正義也故以從王征伐録之然則天子不親征下士而美之者直是美諸侯之得正猶自不言桓王伐鄭之善故彼注又云蓋起時天子微弱諸侯背叛不肯從王者征伐以善三國之君獨能尊天子死節稱人者刺王者也天下之君海内之主當秉綱撮要而親自用兵故見其微弱僅能從微者不能從諸侯猶莒稱人則從不疑也是書序曰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其經曰大戰于甘乃名六卿者何氏以為啓非至

德之主是以親征有扈非春秋所美豈害其義也云諸侯不親征叛邑者正以諸侯於天子亦宜以國為家猶如天子之有天下也而不能全服親自征之故為非禮而為春秋所刺也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瑕音義 瑕如字又音加二傳作垂葭

夏築蛇淵囿疏 解云成十八年秋築鹿囿傳云何以書譏何譏爾有囿矣又為也彼注云刺奢泰妨民也然則彼有成說故此處不復解之

大蒐于比蒲音義 比音毗 疏 解云桓六年注云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是也所以書者即昭八年秋蒐于紅之下傳云蒐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但彼已解訖故此處不復論之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冬晉荀寅及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晉趙鞅歸于晉

傳此叛也其言歸何注据叛與出入惡同疏注解云桓十五年傳例云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入者出入有惡歸者出入無惡然則書叛者出入惡同不宜書歸作出入無惡之文故難之以地正國也注軍以井田立數故言以地疏注解云假令天子六軍方伯二軍之屬皆以井田多少計出其數故曰軍以井田立數也今趙鞅以此井田之兵逐君側之惡人故云以地正國也其以地正國奈何

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為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為以叛言之無君命也注無君命者操兵鄉國故初謂之叛後知其意欲逐君側之惡人故録其釋兵書歸赦之君子誅意不誅事晉陽之甲者趙簡子之邑以邑中甲逐之音義操七曹反疏注解云君子之鄉許亮反疏人探端知緒但誅其意若輕而難原不誅其事若重而可恕以趙鞅意實非逆但以持兵鄉國為罪是以春秋書歸以舍之故曰誅意不誅事也

薛弒其君比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

晉趙陽出奔宋疏晉趙陽解云穀梁與此同左氏作衛趙陽字也

三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子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牄歸音義佗大河反二傳作公孫佗人牄七良反二傳作牂注不別以歸何國者明楚陳以滅人為重頓子以不死位為重音義別彼列反疏頓子牄解云左氏穀梁皆作頓子牂字賈氏不注文不備注解云正以上四年滅沈以沈子嘉歸六年以許男斯歸之屬其上文皆直一國大夫而已是以其經直言以歸不假分別今此經上載二國其下直言以歸而已

似非詳備之義是以解之云明楚陳以滅人為重者正以二國之卿擅相滅獲其過已深假言歸楚不足輕陳之罪假言歸陳不足減楚之惡故曰明楚陳以滅人為重云頓子以不死位為重者諸侯之禮當合死位頓子不死其過已深何假書言歸于某乎故云頓子以不死位為重也

夏衛北宫結來奔

五月於越敗吴于醉李注月者為下卒出音義醉李本又作檇音同為于偽反疏注解云隱六年有注云戰例時偏戰日詐戰月不日者鄭詐之然則諸侯之例詐戰者月今此兩夷相敗文宜略於諸夏而經書月故知為下卒文出矣

吴子光卒

公會齊侯衛侯于堅音義堅如字本又作掔音牽左氏作牽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音義洮他刀反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音義脤市軫反

傳石尚者何疏解云欲言大夫單名無字欲言微者名氏俱見故執不知問天子之士也注天子上士以名氏通疏注解云傳直云天子之士而知上士者何氏以為春秋之例天子上士以名氏通中士以官錄下士略稱人今此經書其名氏故知之何氏意必知例然者正以傳云石尚者何天子之士隱元年傳云宰者何官也咺者何名也曷為以官氏宰士也

僖八年傳云王人者何微者也曷為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然則以此三處之傳言之則知單名繼官不以名氏通單稱王人云者不以名見故隱元年注云天子之上士以名氏通中士以官錄下士略稱人也

是脤者何疏解云欲言天子賜之祭肉不見魯侯助祭之文欲言脤非祭肉不應遠來歸之故執不知問

俎實也注實俎肉也疏解云俎實也者謂以肉填實於俎上故注云實俎肉也猶言實俎之肉也

腥曰脤熟曰燔注禮諸侯朝天子助祭於宗廟然後受俎實時魯不助祭而歸之故書以譏之音義燔本亦作膰又作繙音煩疏注解云正以魯無朝聘天子之處而書歸脤以譏之則知助祭于宗廟者有受俎實之禮矣論語云祭于公不宿肉者義亦通於此宗伯以脤膰之禮親兄弟

之國似不通於異姓者何氏所不取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音義蒯苦怪反聵五怪反注主書者子雖見逐無去父之義疏注解云父子天倫無相去之義子若大為惡逆人倫之所不容乃可竄之深宮闈人固守若小小無道當安處之隨宜罪譴令其克改寧有逐之佗國為宗廟羞且子之事父雖其見逐止可起敬起孝號泣而諫之諫若不入悅則復諫自不避殺如舜與宜咎之徒寧有去父之義乎今太子以小小無道衛侯惡而逐之父無殺己之意太子懟而去之論其二三上下俱失衛侯逐子非為父之道太子去父失為子之義今主書此經者一則譏衛侯之無恩一則甚太子之不孝故曰子雖見逐無去父之義若其父大為無道如獻公幽王之類若不迴避必當殺己如此之時寧得陷父於惡是以申生不去失至孝之名宜咎奔

申無剌譏之典但衛侯爾時無殺子之意是以剸贖出奔書氏譏之耳

衛公孟彄出奔鄭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疏解云上十年出奔陳十一年春自陳入于蕭以叛至此乃自蕭來奔矣

大蒐于比蒲注譏亟也音義亟去冀反疏注解云大蒐之禮五年一為若數于此則書而譏亟也若緩于此則書而譏罕上十三年夏已大蒐于比蒲今始一年復行此禮故曰譏亟也

邾婁子來會公注書者非邾婁子會人於都也如入人都當脩朝禮古者諸侯將朝天子必先會閒隙之地考

德行一刑法講禮義正文章習事天子之儀尊京師重法度恐過誤言公者不受于廟音義閒隙音閑下去逆反疏注解云曲禮下篇云諸侯相見於隙地曰會今乃會人于都故書而非之云如入人都當脩朝禮者即桓六年注云諸侯相過至竟必假塗入都必朝所以崇禮讓絕慢易戒不虞也是其義也云古者諸侯將朝天子必先會于閒隙之地者出曲禮也云考德行一刑法者謂考校其德行齊一其刑法也云講禮義者謂習其禮儀也云言公者不受于廟者隱七年夏齊侯使其弟年來聘之下注云不言聘公者禮聘受之於廟孝子諱不敢以已當之歸美於先君且重賓也隱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之下注云不言朝公者禮朝受之於大廟與聘同義莊二十三年夏公及齊侯遇於穀蕭叔朝公傳云其言朝公何公在外也彼注云時公受朝於外故言朝公惡公不受

於廟然則受朝之禮禮當在廟孝子歸美於先君不敢以已當之若不於廟則言公即蕭叔朝公是也今此會禮不在廟魯侯受之於外故言來會公矣言公者不受于廟也

城莒父及霄注去冬者是歲蓋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政化大行粥羔豚者不飾男女異路道無拾遺齊懼北面事魯饋女樂以間之定公聽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當坐滛故貶之歸女樂不書者本以滛受之故深諱其本文三日不朝孔子行魯人皆知孔子所以去附嫌近害雖可書猶不書或說無冬者坐受女樂令聖人去冬

陰臣之象也音義父音甫去起呂反相息亮反粥羊六反閒閒廁之閒近附近之近

疏注解云隱六年傳云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為年今此無冬四時不具故須解之云是歲蓋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者即家語始誅編云孔子為魯大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是也魯之司寇云大者蓋以無司寇之卿是以大夫亦名大也魯有司空卿孔子為司空不言大者是其一隅也若以家語言之即定九年始為邑宰十年為司空十一年為大司寇從大司寇攝行相事之時年月不明故此注云蓋也云政化大行粥羔豚者不飾男女異路道無拾遺者皆是家語相魯篇文也言不飾者舊說云魯前之時粥羔豚者皆以彩物飾之自孔子為相此事乃正故曰粥羔豚者不飾也云齊懼北面事魯饋女樂以閒之定公聽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者出孔子世家案彼云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攝行相事云云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

近焉我之為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馬於魯城南髙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侯為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人之口可以出走云云是也云當坐淫故貶之者推尋古禮無女樂之文魯人受之故當坐淫泆之惡既有淫泆之惡去冬以見之其晉悼公受女樂二八而為霸者左氏之事何氏所不取不得難此矣云魯人皆知孔子所以去者謂皆知魯公受女樂有淫泆之惡所以孔子去之云附嫌近害雖可書猶不書者正以其獲麟之後得端門之命而制春秋乃自因之即云已之本出由饋女樂之故魯國之人悉知所由若其

書之即是附於嬀疑近於禍患是以雖非國家之諱依例可書于經孔子亦不書之故曰附嬀近害雖可書猶不書孔子自書春秋而貶去冬失謙遜之心違辟害之義葢不脩春秋已無冬字孔子因之遂存不改以為王者之法宜用聖臣故曰如有用我者朞月則可三年乃有成是也又春秋之說口授相傳達於漢時乃著竹帛去一冬字何傷之有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婁子來朝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音義鼷音兮

傳曷為不言其所食注据食角疏注解云即成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是也漫也注漫者徧食其身災不

敬也不舉牛死為重復舉食者內災甚矣録內不言火是也音義漫亡半反猶徧也徧音遍復扶又反下同疏注災不敬也解云言所以災其郊牛者正以魯人不敬故也云不舉牛死為重云云者春秋之義悉皆舉重食死竝書故解之食在死前而言復者正以食輕於死故對重以為復矣云內録不言火是也者即襄九年春宋火傳云大者曰災小者曰火然則內何以不言火內不言火者甚之也何氏云春秋以內為天下法動則當先自克責故小有火如大有災也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疏解云僖二十六年秋楚人滅隗何氏云不月者略夷狄滅微國也昭三十年冬十二月吳滅徐何氏云至此乃月者所見世始録夷狄滅小國也然

則此亦所見世夷狄滅小國而書日者上四年夏四月庚辰蔡公孫歸生滅沈之下注云日者定哀滅例日定公承黜君之後有強臣之讎故有滅則危懼之為定公戒是也

夏五月辛亥郊

傳曷為以夏五月郊注据魯郊正當卜春三正也又養牲不過三月疏注解云即成十七年傳云然則郊曷用郊用正月上辛何氏云魯郊傳卜春三月言正月者因見百王正所當用也僖三十一年注云武王既沒成王幼小周公居攝行天子事制禮作樂致太平有王功周公薨成王以王禮葬之命魯使郊以彰周公之德非正故卜三卜吉則用之不吉則免牲者是以魯郊傳卜春三正之之義也何氏必知然者正以哀元年穀梁傳云郊自正月至

于三月郊之時夏四月郊不時五月郊不時之文也宣二年傳云帝牲在于滌三月彼注云滌宫名養帝牲三牢之處也謂之滌者取其蕩滌潔清三牢者各主一月取三月一時足以充其天牲是也三卜之運也注運轉也巳卜春三正不吉復轉卜夏三月周五月得二吉故五月郊也易曰再三瀆瀆則不告不得其事雖吉猶不當為也不舉卜者從可知疏解注云復轉卜夏三月猶言轉卜夏之正也必知得吉者正以經有郊文故也若其不吉宜言乃免牲或言乃免牛乃不郊矣知其二吉者正以僖三十一年傳云三卜禮也三卜何以禮求吉之道三彼注云三卜吉凶必有相奇者可以決疑故求吉必三卜也是其得二吉乃可為事之義今此五月而郊故知得二吉也

云易曰再三瀆瀆則不告者蒙卦彖辭云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鄭氏云蒙者蒙蒙物初生形是其未開著之名也人幼稚曰童亨者陽也互體震而得中嘉會禮通陽自動其中德於地道之上萬物應之而萌芽生教授之師取象焉脩道藝於其室而童蒙者求爲之弟子非已乎求之也弟子初問則告之以事義不思其三隅相況以反解而筮者此勤師而功寡學者之災也瀆筮則不復告欲令思而得之亦所以利義而幹事者也引之者欲道魯人瀆卜故五月非郊之月而得吉兆是龜靈厭之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故也然則卦彖之義乃是弟子請問師之事義故言筮以況之今此乃卜也而引者龜筮道同亦何傷乎云不得其事者謂不得其事之宜即五月郊天是也云雖吉猶不當爲也者謂吉凶會以事之善惡爲本郊非其月雖吉亦不得爲何者正以靈龜厭之不復告其吉凶故也

云不舉卜者從可知者正以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云云舉卜今此直言五月辛亥郊不舉卜者正以言郊則知卜吉明矣故曰從可知

壬申公薨于高寢疏解云說在莊三十二年

鄭軒達帥師伐宋音義軒達左氏作罕達

齊侯衛侯次于蘧蒢音義蘧蒢具居反下直居反疏解云左氏作蘧篨字賈氏無說文不備也上九年齊侯衛侯次于五氏注云欲伐魯也善魯能卻難早故書次而去然則今此亦然故省文不注而賈氏云欲救宋善恤鄰也者蓋與何氏異或者九年之次以其無起文故解為欲伐魯今此上有軒達伐宋之文下即云齊侯衛侯次于蘧蒢此則知欲救宋明矣不注之者從可知省文

邾婁子來奔喪

傳其言來奔喪何注据會葬以禮書歸含且賵不言來音義含户暗反賵芳鳳反疏注据會葬以禮書解云即文元年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傳云其來會葬何會葬禮也云歸含且賵不言來者即文五年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是也奔喪非禮也注但解奔喪者明言來者常文不為早晚施也禮天子崩諸侯奔喪會葬諸侯薨有服者奔喪無服者會葬邾婁與魯無服故以非禮書禮有不弔者三兵死壓死溺死音義為于偽反壓於甲反疏注但解至施也解云在隱元年○禮

天子至溺死解云正以諸侯體敵而有會葬之禮則天子之尊兩有可知禮記文王世子曰喪紀以服之輕重為序不奪人親也故知有服無服有差降明矣既有差降奔喪近於會葬故知但以奔與不奔為異也云禮有不弔者三兵死壓死溺死者春秋說文案邾婁子來奔喪魯人無此三事而引之者以明不弔之類非謂禮實同也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疏解云穀梁作弋氏字

傳姒氏者何疏解云欲言夫人經不書薨欲言其妾謚同於夫人故執不知問哀公之母也注姒氏杞女哀公者即定公之妾子疏注姒氏杞女者解云正以杞姒姓故知之何以不稱夫人注據母以子貴疏

注解云隱元年傳文彼注云禮妾子立則母得為夫人夫人成風是也哀未君也注未踰年不稱公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注是後衛蒯聵犯父命盜殺蔡侯申齊陳乞弒其君舍疏注解云即哀二年夏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是也云盜殺蔡侯申者在哀四年春云齊陳乞弒其君舍者在哀六年秋

九月滕子來會葬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注昃日西也易曰日中則昃是也下昃蓋晡時音義昃音側晡布吳

反疏注解云日中則昃豐卦彖辭也彼云日中則昃月盈則食云云鄭注云言皆有休巳無常盛是也

辛巳葬定姒

傳定姒何以書葬注據不稱小君子般不書葬疏注據不稱小君解云正以夫人書葬我小君此不言小君故難之子般不書葬之事在莊三十二年子般未踰年是以不書葬今定姒之子亦未踰年與子般義同故乃據而難之然則子般終不成君故略之定姒之子終為君有即尊之漸母以子貴故書其葬但以今未踰年故其母不稱小君未踰年之君有子則廟廟則書葬者但當連作一勢讀之乃可解未踰年之君也注哀未踰年也

母以子貴故以子正之有子則廟廟則書葬注如未

踰年君之禮稱謚者方當踰年稱夫人曾子問曰竝有喪則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疏注解云未踰年之君禮則無謚今此定姒如未踰年君之禮而稱謚者正以方當踰年稱夫人故也案禮曾子問曰竝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注云竝謂父母若親同者同月死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云云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今此何氏總而引之是以直云其奠也其虞也而已引之者欲道定公五月薨定姒七月卒非其竝有喪禮是以先葬定公後葬定姒若其同月當定姒先葬矣

冬城漆音義七漆音

春秋公羊傳注疏卷二十六

春秋公羊傳卷二十六考證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運傳二名非禮也注為其難諱也○臣召南按二名有何可譏古人二名者甚多不始於春秋時也且有二名不偏諱之法亦何難諱劉敞曰孔子之母名徵在言徵不言在言在不言徵自孔子不偏諱況其他乎夫已不能諱二名反譏人之二名豈理也哉　呂祖謙曰不曰仲孫何忌脫文無疑也

又䟽宣王之興名子爲宫湼之屬○臣浩按宫湼即幽王名各本俱作宫皇誤也今依周本紀改正

齊侯衛侯盟于沙澤○左穀經無澤字

盜竊寶玉大弓傳弓繡質䟽故左傳云可以威不軌戒不虞也○臣召南按左傳並無此文解大弓惟昭二十七年有云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不知䟽何以割裂引之

傳寵青純注世世保用之辭○保字監本誤作寳今依

疏文改正

又注喪其寶玉○監本誤作五玉今依汲古閣本改正

又疏左傳定四年具有其文也○臣召南按左傳祝鮀所說夏后氏之璜即寶玉也封父之繁弱即大弓也公羊家不知左傳故有璋判白云云之說穀梁云寶玉者封圭也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周公受賜藏之魯其說視公羊較是然俱不如左傳為得其實

及齊平疏皆見義矣○推尋文義此句疑有脫誤

齊人來歸運讙龜陰田傳注歸濟西田不言來此其言來者已絶魯不應復得夫子雖欲不受定公貪而受之○臣召南按此何休曲説也本魯故地見奪於齊今不用兵戈慕義來還此極美之事也何乃云已絶不應復得乎何乃云定公貪而受之乎

又疏不當坐取邑○監本脫坐字今增

宋公子池出奔陳注池左氏作地○臣召南按何氏注

前後並不援引左氏其於經文同異亦並不以二傳互証此注五字乃陸氏釋文後人誤刊以為注耳因舊本並同存說於此

宋公之弟辰曁宋仲佗石彄出奔陳注辰言曁者明仲佗強與俱出也○劉敞曰若如休所言辰罪為輕何故反序上乎又何為明年入于蕭而書及乎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傳百雉而城注諸侯軒城軒城者缺南面以受過也○臣召南按城之制以里

數丈尺為大小之差耳豈有缺一面而可云城者乎何休即樂懸以例城然則大夫當判城矣疏以為孔子設法如此皆妄說也

公會晉侯盟于黃○左穀經作齊侯

晉趙陽出奔宋○臣浩按左傳則趙陽是公叔戌之黨經文作衛趙陽是也二傳作晉趙陽是陽為鞅之族人矣

三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䍧

歸○三月左穀經作二月公孫佗人孫字左傳作子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注主書者子雖見逐無去父之義

○劉敞曰此不達於變者也諸侯以國為家四境之

內力能專制之若蒯聵不去為靈公所殺則陷父於

大惡矣今奉身逃竄收小惡於已也豈春秋所惡哉

城莒父及霄注去冬者是歲蓋孔子攝相事政化大行

齊懼北面事魯饋女樂以間之定公聽季桓子受之

三日不朝故貶之○臣召南按何休以受女樂為去

冬之說妄矣杜預注左傳云此年無冬史闕文是也

春秋公羊傳卷二十六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公羊注疏卷二十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人睿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校對官助教臣金學詩

謄錄監生臣彭良馭

謄錄舉人臣姚培叟

春秋公羊傳注疏卷二十七

起哀公元年盡十年

漢何休學

唐陸德明音義

哀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注隨微國稱侯者本爵俱侯土地見侵削故微爾許男者戌也前許男斯見滅以歸今戌復見者自復斯不死位自復無惡文者滅以歸可

知音義復扶又反見賢徧反疏注解云正以入春秋以來不稱爵大夫名氏不得見經故知其微隱五年傳云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此微國而稱侯故須解之也言本爵俱侯者謂其初封之時與齊晉之屬俱稱侯故曰本爵俱侯也今為小國者但以土地見侵削故也知非得褒乃得稱侯如滕侯薛侯之類而云本爵為侯者正以滕薛入桓篇之後或稱滕子或稱薛伯故知隱篇稱侯由朝新王得褒明矣今此隨侯一無善行可褒二無稱伯子之處故知本爵為侯也云許男者戌也正以下十三年夏許男戌卒故知之云前許男斯見滅者即定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遬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是也昭十三年秋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為楚所歸皆書之戌歸不書故知自復也諸侯之禮國當死位斯不死位其國合絕今而自復不為惡文以見之者正以定六年之時書滅以歸其惡已著是以此處不勞見之

鼷鼠食郊牛注災不敬故改卜牛

夏四月辛巳郊

秋齊侯衛侯伐晉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注邾婁子新來奔喪伐之不諱者期外恩殺惡輕明當與根牟有差音義殺所戒反疏解注云邾婁子來奔喪在十五年夏也既來奔喪於魯有恩而魯伐之為惡明矣內之有惡而不諱者既在期外恩殺惡輕故也奔喪於去年之夏伐在今年冬故曰期外矣宣九年秋取根牟傳曰曷為不繫乎邾婁諱亟也注云亟疾也屬有小君之喪邾婁子來加禮未期而取其邑故諱不繫邾婁也然則彼以加禮未期其恩猶重伐

之取邑其惡深矣是以諱之今乃期外恩殺惡輕由是不諱故曰當與根牟有差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取漷東田及沂西田音義漷火虢反徐音郭沂魚依反注漷沂皆水名邾婁子來奔喪取其地不諱者義與上同疏解云公羊之義言田者田多邑少故也而穀梁傳云取漷東田漷東未盡也及沂西田沂西未盡也范氏云以其言東西則知其未盡也與此別左氏以漷東沂西為邑名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婁子盟于句繹音義句古侯反繹音亦注所以再出大夫名氏者季孫斯不與盟音義與音預疏注解云正以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三

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傳云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何氏云卒竟但舉名省文然則今此伐邾婁及邾婁子盟于句繹之經亦是一事而再舉大夫名氏者正由季孫斯不與盟故也若此注內直云所以再出大夫名者無氏字即決昭十三年秋公會劉子晉侯以下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据彼注云不言劉子及諸侯者間無異事可知矣今此二經亦間無異事而再出大夫之名故解之也此注氏字或有或無故如此解季孫斯所以不與盟者服氏云季孫斯尊卿與仲孫氏伐敵服而使二子盟也者即其義矣而穀梁傳云三人伐而二人盟何各盟所得季孫斯不得田故不盟與何氏不合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傳戚者何疏解云欲言其國經典未有欲言其邑文無所繫故執不知問衛之邑也曷為不言入于衛注據弗克納未入國文言納于邾婁納者入辭故傳言曷為不言入于衛疏注解云公羊之意以為戚與帝丘道途非遠但大同小異而已今言于戚者實是入于衛都是以傳云曷為不言入于衛矣言据弗克納未入國文言納于邾婁納者入辭者即文十四年秋晉人納接菑于邾婁弗克納當爾之時接菑實不入國故曰不克納未入國之辭故曰未入國文言納于邾婁與納頓子於頓文同是其已入國之辭故曰納于邾婁納者入辭也今此上言納衛世子蒯聵下無不克納之文則是入國之辭矣而言

于戚不言于衛是以據而難之故注者疊之曰故傳言曷為不言入于衛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注明父得有子而廢之子不得有父之所有故奪其國文正其義也不貶蒯聵者下曼姑圍戚無惡文嫌曼姑可為輒誅其父故明不得也不去國見挈者不言入于衛不可醇無國文輒出奔不書者不責拒父也主書者與頓子同音義為于偽反去起呂反見賢徧反挈去結疏注解云正以犯父之命理宜貶之不謂更有經反文可決也然則文十四年郤缺納不正貶之稱人今趙鞅亦是納不當得位之人而不貶者正以納父罪不至貶也彼傳云此晉郤缺也其稱人何貶曷

為貶不與大夫專廢置君也是其譏之義矣云故明不得也者正蒯聵無惡文則知曼姑不得誅之明矣云不去國見挈者云云正以文十四年晉人納接菑注云接菑不繫邾婁者見挈于郤缺也今此不見挈者不可醇無國文故也云輒出奔不書云云知輒出奔者正以蒯聵之入故也諸侯之禮禮當死位若其出奔者皆書而責之今不書者正欲不責輒之拒父故也云主書者與頓子同者即僖二十五年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彼注云納頓子書者前出奔當絶還入為盜國當誅書楚納之與之同罪也主書者從楚納之然則定十四年夏蒯聵出奔宋之時子無去父之義已當合絶今還入為盜國復當合誅晉納之與同罪主書者從晉納故曰與頓子同義然則蒯聵犯父之命其惡明矣但晉為霸主法度所在而納逆命之子奪已立之侯故云主書者從晉納矣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軒達帥師戰于栗鄭師敗績音義栗一本作秩二傳作鐵疏解云諸家之經軒達之下皆有帥師唯服引經者無與諸家異於鐵者三家同有作栗字者誤也今定本作栗字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注畏楚也州來吳所滅疏注畏楚也解云正以上文為楚所圍今遷而近吳故知然也云州來吳所滅者即昭十三年冬吳滅州來是也

蔡殺其大夫公子駟注稱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辭稱公子者惡失親也音義惡烏路反疏注稱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辭解云僖七年傳文彼注云

諸侯國為體以大夫為股肱士
民為肌膚故以國體録是也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傳齊國夏曷為與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注据晉趙鞅以地正國加叛文今此無加文故問之疏解云公羊之義輒已

出奔曼姑稟誰之命而得圍戚者下傳云曼姑受命于先君而立輒蒯聵奪輒是以春秋與得圍之矣注解云定十三年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冬晉趙鞅歸于晉傳云此叛也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其以地正國奈何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為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為以叛言之無君命也彼注云無君命者擅兵鄉國故初謂之叛後知其意欲逐君側之惡

人故録其釋兵書歸而赦之是也然則趙鞅操兵鄉國加叛文曼姑亦操兵鄉國而使國夏首兵不加叛文是以弟子据而問之云齊國夏曷為與曼姑首兵而圍戚乎伯討也注方伯所當討故使國夏首兵此其為伯討奈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注靈公者蒯聵之父以曼姑之義為固可以距之也注曼姑無惡文者起曼姑得拒之曼姑臣也拒之者上為靈公命下為輒故義不可以子誅父故但得拒之而已傳所以曼姑解伯討者推曼姑得拒之則國夏得討之明矣不言圍衛者順上文辟圍

輒音義上為于偽反下為輒為衛不為同疏注解云注言臣也者欲道曼姑者乃是靈公之臣也受命于靈公當立輒寧得違之乎故得拒蒯聵矣似若僖十年傳云君嘗訊臣矣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彼注云上問下曰訊言臣者明君臣相與言不可負是蒯聵去年入衛今而圍者止應圍衛而言圍戚者順上經文且輒上出奔不見于經若言圍衛則恐去年蒯聵入于戚今年圍衛者是圍輒矣故言圍戚以辟之靈公逐蒯聵在定十四年立輒蓋在上二年將蒐之時也輒者曷為者也蒯聵之子也然則曷為不立蒯聵而立輒注據春秋有父死子繼蒯聵為無道注行不中善道音義中丁仲反靈公逐蒯聵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

立乎注輒之義不可以拒父故但問可立與不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注不以蒯聵命辭靈公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注辭猶不從是父之行乎子也注是靈公命行乎蒯聵重本尊統之義疏注解云即莊元年注云念母則忘父背本之道也故絕文姜不為不孝拒蒯聵不為不順脅靈社不為不敬蓋重本尊統使尊行於卑上行於下是也不以家事辭王事注以父見廢故辭讓不立是家私事以王事辭家事注聽靈公命立是王事公法也是上之行乎下也注是王法行於諸侯

雖得正非義之高者也故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主書者善伯討

疏注是王至高者也解云正以上傳云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命行乎子也彼注云是靈公命行乎蒯聵重本尊統之義也傳又云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故知宜是王法行於諸侯矣唯受靈公之命而拒蒯聵而引王法行於諸侯者正以靈公於蒯聵若似天子於諸侯故取以況之○故冉有曰至伯討解云此論語文也冉有所以疑之者正以輒之立也雖得公義失於父子之恩矣云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者正以輒之拒父非

義之高不敢正言故問古賢以測之云子曰古之賢人也者言古之賢士且有仁行若作仁字如此解之若作人字不勞解也云曰怨乎者謂諫而不用死于首陽然則怨周王乎云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者言其兄弟相讓而來正以求為仁道卒得成讓仁道遂成不欲汲汲乎求仁有何孜孜而怨周王乎云出曰夫子不為也者正以伯夷叔齊兄弟讓國夫子以為賢而知輒與蒯聵父子爭國者夫子不助明矣云主書者善伯討者一則見輒之得正二則見曼姑可拒但主書善其伯討故曰主書者善伯討

夏四月甲午地震注此象季氏專政蒯聵犯父命是後蔡大夫專相放盜殺蔡侯申辟伯晉而京師楚黃池之會吳大為主疏注是後至相放解云即下文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是也○盜殺蔡侯申

者解云在四年云辟伯晋而京師楚者即下四年夏晋人執戎曼子赤歸于楚傳云辟伯晋而京師楚是也云黄池之會吴大為主者即下十三年夏公會晋侯及吴子于黄池傳云吴何以稱子吴主會也吴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是也

五月辛卯桓宫僖宫災

傳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注據禮親過高祖則毀其廟疏注解云出禮記祭法文復立也曷為不言其復立音義復扶又反下及注同注據立武宫言立疏注解云在成六年二月所以不據定元年立煬宫者蓋從始據之武科取一文亦何傷春秋見者不復見也音義見賢徧反

下同注謂內所改作也哀自立之善惡獨在哀故得省文疏注解云春秋之義諸是內所改作者但逐其重處一過見之而已故餘輕處不復見之所以然者正以哀自立之還於哀世災之善惡獨在于哀故得省文矣似若襄三十一年公薨于楚宮不言作楚宮者正以襄自作之還復襄自薨之善惡獨在于襄故得省文之類云云之說在襄三十一年何以不言及注據雉門及兩觀音義觀工喚反疏注解云即定二年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是也敵也注親過高祖親疏適等何以書注上已問此皆毀廟其言災何故不復連桓宮僖宮疏注解云正以隱三年秋武氏子來求賻傳云其稱武氏子何父卒子未命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武

氏子來求賻何以書據彼注云不但言何以書者嫌主覆問上所以說二事不問求賻然則今此上文亦有二事之嫌主春秋見者不復見也何以不言及敵也何以書而不復為嫌者正以上傳已云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分疏已訖是以不復言桓宮僖宮災何以書矣記災也注災不宜立疏注解云謂其宮不宜立若曰以其不宜立故災之然也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開陽音義開陽左氏作啟陽開者為漢景帝諱

宋樂髡帥師伐曹音義髡若昆反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注稱人者惡大夫驕蹇作威相放當誅故貶音義惡烏路反 疏注解云知是大夫者正以春秋之例君殺大夫稱國即僖十年鄭殺其大夫申侯之屬是大夫自相殺稱人即文九年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之屬是則知稱國以放者君自放之即宣元年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是也則稱人以放乃是大夫自相放即此文是矣而言作威者即洪範云唯辟作威是也今此大夫作威故貶之言當誅者謂於王法當誅也言故貶之者正以大夫之貴平常之時合稱名氏故稱人為貶之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注哀公著治大平之終小國卒葬極於哀公者皆卒日葬月音義治直吏反大音泰 疏注解云即此癸卯秦

伯卒明年五月葬秦惠公是也案昭元年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傳曰秦無大夫此何以書仕諸晉也曷為仕諸晉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何氏云時秦侵伐自廣大故曰千乘然則秦伯是西方之伯國至千乘此注謂之小國者正以僻陋在夷罕與諸夏交接至於春秋大夫名氏不見於經是以比之小國其實非小者也舊說云地之張翕彼此異時盛闕之數不可同日而語昭元年之時自以千乘為大國至此還小亦何傷也而有疑焉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婁

四年春王三月庚戌盜殺蔡侯申音義殺音弑

傳弑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弑何注据宋人弑

其君處臼稱人疏解云文十六年冬宋人弒其君處臼之下傳云大夫弒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然則師彼解溺故此弟子据而難之賤乎賤者也注賤於稱人者疏解云彼注云賤者謂士也士正自當稱人然則今此非士故言賤乎賤者也賤乎賤者孰謂注据無主名謂罪人也注罪人者未加刑也蔡侯近罪人卒逢其禍故以為人君深戒不言其君者方當刑放之與刑人義同音義近附近之近疏注罪人至刑也解云若其刑誅當有刑稱即襄二十九年夏閽弒吳子餘祭是也今此言盜又謂之罪人故知未加刑也云蔡侯近罪人卒逢其禍故以為人君深戒者卒訖為終也○不言至義同解云即襄二十九年閽弒其君下

注云不言其君者公家不畜士庶不友放之遠地欲去聽所之故不繫國故不言其君也然則此處之盜仍未加刑而亦不言其君者正以方當刑放之故與刑人義同也

蔡公孫辰出奔吳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婁子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歸姓公孫霍

晉人執戎曼子赤歸于楚音義曼音蠻　疏解云左氏作戎蠻子也

傳赤者何注欲以為戎曼子名則晉人執曹伯言畀

宋人不言名歸欲言微者則不當書故以不知問也

音義畀必利反下同疏注則晉至名歸解云即僖二十八年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彼則曹伯不言名畀宋人不言歸與此異故執不知問○欲言至當書解云欲言亦是楚之微者自歸于楚非戎子之名則微者之例不當書見故以不知問之

戎曼子之名也其言歸于楚何注据執曹伯畀宋人不言歸于宋子北宫子曰辟伯晉而京師楚也注此解名而言歸意也前此楚比滅頓胡諸侯由是畏其威從而圍蔡蔡遷于州來遂張中國京師自置晉人執戎曼子不歸天子而

歸于楚而不名而言歸于楚則與伯執歸京師同文故辟其文而名之使若晉非伯執而亦微者自歸于楚言歸于楚者起伯晉京師楚主書者惡晉背叛當誅之

疏解云成十五年春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是伯執人歸于京師之文今戎曼子不言名直言晉人執戎曼子歸于楚即是伯者執人歸京師無異故名戎子以辟之言亦歸于楚者似楚之微者自歸不于戎子然故曰辟伯晉而京師楚也注解云言亦歸于楚之意也云前此楚比滅頓胡者即定十四年春楚公子結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十五年春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是也云從而圍蔡者即上元年春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是云蔡遷于州來者在三年冬云遂張中國者猶言自盛大于中國也云京

師自置者謂作天子自處置也云晉人執戎曼子不歸天子而歸于楚者謂晉人畏其彊禦之勢若京師矣云而不名而言歸于楚則與伯執歸京師同文者若言執戎曼子歸于楚則與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同文云故辟其文而名之者為辟伯執歸京師之文而名戎曼子也云使若晉非伯執者僖四年傳云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今此經云晉人執戎曼子故云使若晉非伯執也云而亦微者自歸于楚者若似楚之微者名亦自歸于楚然猶莊二十四年冬赤歸于曹之類云言歸于楚者起伯晉京師楚者正以僖二十八年晉侯執曹伯以畀宋人然則諸侯自相執不言歸今言歸者欲起晉人以楚為京師故也云主書者惡晉背叛當誅之者言主書此事者正欲惡晉以楚為京師背叛天子當合誅絕也若然楚人是時京師自置寧知不惡之者正以宣十八年秋七月甲戌楚子旅卒傳云何以

不書葬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然則吳楚僭號非一朝一夕已不書葬一譏而已自餘京師自置之事理應不譏故云此

城西郛音義郛芳夫反

六月辛丑蒲社災音義蒲社左氏作亳社

傳蒲社者何注据鼓用牲于社不言蒲疏解云正以社為積土非火燒之物而反書災故執不知問亡國之社也注蒲社者先世之亡國在魯竟疏注解云公羊解以為蒲者古國之名天子滅之以封伯禽取其社以戒諸侯使事上令災之者若曰王教絕云爾左氏穀梁以為亳社者殷社也武王滅殷遂取其社賜諸侯以為有國

之戒然則傳說不同不可為難案今穀梁經傳皆作亳字范氏云殷都于亳武王克紂而班列其社于諸侯以為亡國之戒而賈氏云公羊曰薄社也者蓋所見興社者封也注封土為社

其言災何注據封土非火所能燒亡國之社蓋揜之揜其上而柴其下音義揜意冉反注故火得燒之揜柴之者絕不得使通天地四方以為有國者戒疏解云公羊子不受于師故言蓋也注解云即郊特牲云天子之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是也然禮記作薄社何氏所見與鄭氏異云以為有國者戒者言若不事上當如此蒲社災何以書記災也注戒社者先王所以

威示教戒諸侯使事上也災者象諸侯背天子是後宋事彊吳齊晉前驅滕薛俠轂魯衛驂乗故天去戒社若曰王教滅絶云爾音義背音佩俠古洽反轂古木反乗繩證反十三年同去起呂反疏蒲社災何以書解云不直言何以書者嫌遺問柴其下何以書故復舉句而問之注是後至驂乘解云春秋說文謂下十三年黃池之會時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注賊已討故書葬也不書討賊者明諸侯得專討士以下也疏注解云此蔡昭公即上盜殺蔡侯申者是隱十

一年傳云弒則何以不書葬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然則今此蔡侯亦弒而書其葬故知賊已討也孟子曰諸侯不得專殺大夫是以春秋之内殺大夫不問有罪無罪皆書而譏之若殺微者例所不録今蔡侯之賊乃微者嗣子殺之故不書見故云明諸侯得專討士以下也考諸正本何氏之注盡於此若更有注者衍字矣

葬滕頃公音義頃音傾

五年春城比音義比本又作芘亦作庇同音毗左氏作毗

夏齊侯伐宋

晉趙鞅帥師伐衛

秋九月癸酉齊處臼卒

冬叔還如齊

閏月葬齊景公

傳閏不書此何以書注據楚子昭卒不書閏疏注解云即襄二十八年冬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是也彼注云乙未甲寅相去四十二日蓋閏月也然則相去四十二日明其不得同在一月故以閏月言之喪以閏數也注謂喪服大功以下諸喪當以閏月為數音義數所主反下及注月數閏數同

疏解云此喪謂喪服也謂為之服大功以下喪服者皆以閏數之此數讀如加我數年之數非頭數數之

數也注解云此數乃為頭數之數謂九月五月三月之喪既是數月之物故得數閏以充之是以葬亦書閏矣何者葬亦數月之物故也

喪曷為以閏數注據卒不書閏疏解云此喪亦喪服大功以下者

喪數畧也注畧猶殺也以月數恩殺故并閏數疏注解云此數亦如加我以數年之數也言大功以下之喪所以得數閏月者正以恩殺故也鄭志趙商問曰經曰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穀梁傳云閏月附月之餘日喪事不數又哀五年閏月葬齊景公公羊傳云閏月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喪數畧也此二傳義反於禮斷之何就荅曰居喪之禮以月數者數閏以年數者雖有閏無與于數也然則鄭氏之意以為彼云喪事不數者謂期與三年也此云喪以閏數者謂大功以下也若穀梁之意以為大功以下及葬皆不數閏云云之說在襄二十八

年

六年春城邾婁葭音義葭音加又音遐左氏作邾瑕注城者取之也
不言取者魯數圍取邾婁邑邾婁未曾加非於魯而侮
奪之不知足有夷狄之行故諱之明惡甚音義數所角反曾才
能反行下孟反疏注解云正以襄二年遂城虎牢傳云虎牢者
何鄭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今言城邾
婁葭文與彼同故知取之云不言取之者魯數圍取邾
婁邑者即上三年冬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婁
又上二年春伐邾婁取漷東田及沂西田之屬是也先
言圍者便文故也云有夷狄行者正以貪而無親故也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吳伐陳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叔還會吳于柤音義柤莊加反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齊陽生入于齊

齊陳乞弒其君舍音義君舍二傳作荼音舒

傳弒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此其以當國之辭

言之何注据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而立氏公子疏

注解云即文十四年冬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是也為諼也此其為諼奈何注問其義音義諼况元反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為君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注貴自專也疏解云言人之所以愛樂乎其為君者貴慕其自專故也然則此公乃有為而言非正道也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注陳乞欲拒言不可恐景公殺陽生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音義乘繩證反注晉世子申生是也疏注解云即僖五年春晉侯

殺其世子中生是也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注敎陽生走與之玉節而走之注節信也析玉與陽生留其半為後當迎之合以為信防稱矯也奔不書者未命為嗣音義析思歷反為後于偽反下乞為同矯居兆反疏注解云言與之為斷玉之信而令之走也云奔不書者未命為嗣者案定十四年秋衛世子蒯聵出奔宋書見於經故知陽生出奔不書者未命為嗣故也然則公子陽生但是母貴宜立實非世子而上傳云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雖非夫人所生但秩次宜立謂之廢正亦何傷而舊云陽生實是正世子但未命為嗣故出入不兩書若命為嗣即是大國之君出入合兩書也者非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

于諸其家注于諸寘也齊人語也除景公之喪注期而小祥服期者除音義期音基下同疏注解云期而小祥者士虞記文言服期者除者謂從服之徒矣若其正服臣為君斬衰三年寧得期而除乎案景公之卒在去年九月至今七月其實未期而言服期者除者蓋陽生之入實亦九月但事不宜月故直時是以傳云除公之喪也若然案隱四年冬十二月衛人立晉彼注云月者大國篡例月小國而立納入皆為篡然則大國之篡例合書月齊為大國而言事不宜月者正以陽生之篡陳乞為之故陽生之入欲移惡于陳乞故也似若莊九年夏齊小白入于齊何氏云不月者移惡于魯也之類也然則大國之篡所以月者以其禍大故也既移惡于陳乞是以不月正得述事之宜矣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注

常陳乞子重難言其妻故云爾音義難乃旦反疏注解云正以妻者已之私故難言之似若今人謂妻為兒母之類是也有魚菽之祭注齊俗婦人首祭事言魚豆者示薄陋無所有疏注解云主婦設祭禮則有之何言齊俗者正以主婦設祭之時助設而已其實男子為首即君牽牲夫人奠酒君親獻夫人薦豆之類是也若其齊俗則令使婦人為首故此傳云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即其文是矣定元年冬十月霣霜殺菽彼注云菽大豆然則彼已訓解故此何氏直以豆言之若依正禮水陸俱陳而止言魚與豆者示薄陋無所有故也願諸大夫之化我也注言欲以薄陋餘福共宴飲疏解云桓六年傳云曷為謂之實來慢之也曷為慢之化我也彼注云行過無禮謂之化齊

人語也諸侯相過至竟必假塗入都必朝所以崇禮讓絶慢易今州公過魯都不朝魯是慢之爲惡故書實來見其義也然則彼以州公過魯而無禮故傳謂之化我也今此陳乞亦以魚菽之薄物枉屈諸大夫之貴重亦是無禮相過之義故謂之化我也

諸大夫皆曰諾於是皆之陳乞之家坐陳乞曰吾有所爲甲注甲鎧音義鎧苦代反疏解云猶言我有所作得若干甲也

請以示焉諸大夫皆曰諾於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于中霤注巨囊大囊中央曰中霤音義囊乃郎反又音託霤力又反疏注中央曰中霤解云案月令中央土云其祀中霤鄭注云中霤猶中室也古者複穴是以名室爲霤云庾蔚云複地上累土穴則穿地也複穴皆開其上取明故雨

霤之是以因名中室為中霤也故此傳云中霤注云中央謂室之中央也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注色然驚駭貌音義色如字本又作垝居委反驚駭貌又或作危開之則闖然注闖出頭貌音義闖丑鴆反又丑甚反一音丑今反見貌字林云馬出門貌丑袵反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爾注時舍未能得衆而陽生本正當立諸大夫又見力士知陳乞有備故不得已逡君之音義逡七旬反自是往弒舍注陽生先詐致諸大夫立於陳乞家然後往弒舍故先

書當國起其事也乞為陽生弑舍不舉陽生弑者諉

成于乞也不日者與卓子同疏注解云故先書當國起其事也者謂書陽

生入齊乃在弑舍之前所以起其先入後弑也云乞為陽生弑舍不舉陽生弑者諉成于乞也者正以舉重畧輕春秋之常事今而不書者諉成于乞故也僖十年春王正月晋里克弑其君卓子何氏云不日者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畧之然則今此陳乞弑舍所以不日者亦是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畧之故曰與卓子同若然鄉解云陽生之入實在九月但事不宜月故不書月然則陳乞之事宜云不月而云不日者正以卓子之弑實書月若言不月則與卓子同文不可設故云不日也案陳乞弑舍實不書日謂之不日亦何傷然則陳乞弑舍之事與里克弑卓子相類而不月者正以文承陽生入于齊之下陽生之事既不

宜月是以陳乞之事不得月也若然案僖九年冬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注不月者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然則此亦不月何氏不云不月者與奚齊同義者正以奚齊未踰年之君與舍不類寧得同之乎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

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音義瑗于眷反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夏公會吳于鄫音義鄫以陵反

秋公伐邾婁八月己酉入邾婁以邾婁子益來

傳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注据當舉人為重疏解云莊十年傳例觕者曰侵精者曰伐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也然則傳例云戰不言伐入不言圍此云入不言伐者正以此經舉伐言入亦違舉重之例是以据經以釋之傳例云者序用兵之次第輕重備言不足怪也內辭也若使他人然注諱獲諸侯故不舉重而兩書使若魯公伐而去他人入之以來者醇順他人來文疏注解云若其不諱宜舉重云公入邾婁今不舉重而伐入兩書故知諱獲諸侯也云使若魯公伐而去他人入之以來者以來是諸魯之常文故何氏言來者常文不為早晚

施是也今始若不諱宜云以邾婁子益至自其而經言來故如此解云醇順他人來文者以上諱獲諸侯故不舉重使若魯人伐而去他人自入之令文言來作外來詣魯之常文故曰醇順他人來文也邾婁子益何以名注据以隗子歸不名音義隗五罪反疏注解云即僖二十六年秋楚人滅隗以隗子歸是也絕曷為絕之注据俱以歸獲也曷為不言其獲注据獲晉侯言獲疏注解云即僖十五年冬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是也內大惡諱也注故名以起之也日者惡魯侮奪邾婁無已復入獲之入不致者得意可知例音義惡烏路反復扶又反疏注解云擅獲諸侯乃為大惡是以諱之不言其獲既不言獲故

云言其名以起其見獲也所以能起之者諸侯之禮當死位今不能死位而生見獲書其名起其絕也棄隱二年無駭入極之下傳云此滅也其言入何內大惡諱也昭四年取鄫之下傳云滅之則其言取之何內大惡諱也今此又言內大惡諱也重發傳者正以往前二處入取文異今此上經雖亦言入但書名之由事須備釋是以又言隱二年注云入例時傷害多則月此書日故須解之言惡魯侮奪邾婁無已即上六年城葭之下注云魯數圍取邾婁邑邾婁未嘗加非於魯而侮奪之不知足今復入其國獲其君故書日以惡內也莊六年注公與一國及獨出用兵得意不致不得意致伐即僖六年公至自伐鄭二十九年公至自圍許之屬是至於入佗國例不書致者正以既能入國得意可知似若僖三十三年公伐邾婁取叢之下注云取邑不致者得意可知例

宋人圍曹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傳曹伯陽何以名注據以隗子歸不名疏注解云即僖二十六年秋楚人滅隗以隗子歸是也絕曷為絕之注據俱以歸滅也曷為不言其滅注據滅隗也諱同姓之滅也注故名以起之疏注解云諱不得書其滅故書其名所以起其滅矣所以能起之者正以失地之君例合書名即桓七年穀伯綏鄧吾離之下傳云皆何以名失地之君是今曹伯陽亦書其名故可起其滅何諱

乎同姓之滅注据衛侯燬滅邢不諱音義燬況委反疏注解云即僖二十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是也力能救之而不救也注以屬上力能獲邾婁而不救曹故責之不日者深諱之定哀滅例日此不日者諱使若不滅故不日疏注解云既書入以諱同姓見滅而不日故曰深諱也云定哀滅例日此不日者諱使若不滅故不日云云之說在定四年

吳伐我注不言鄙者起圍魯也不言圍者諱使若伐而去疏注解云正以莊十九年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注云鄙者邊垂之辭榮見遠也然則鄙者邊垂

之名今不言鄣直言伐我故得起其圍魯矣國君當彊折衝當遠魯微弱深見犯至于圍國故諱之但言伐者差輕也

夏齊人取讙及僤音義僤昌善反一音昌然反字林作闡左氏作闡疏解云左氏穀梁作讙闡字

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爲賂齊注据上無戰伐之文疏解云宣元年六月齊人取濟西田之下傳云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注云据曹取之不書然則此傳云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者亦据曹取濟西田不書但從彼省文是以不復注解注解云謂此上經無魯與齊戰伐之文計無所謝無事而賂故難之爲以邾婁

子益來也音義為于偽反注邾婁齊與國畏為齊所怒而賂之恥甚故諱使若齊自取疏解云正為七年以邾婁子益來是以賂齊二邑也注邾婁齊與國解云正以魯獲邾婁之君而賂二邑若非齊之與國理不應賂云云之說備于宣元年疏

歸邾婁子益于邾婁注獲歸不書此書者善魯能悔過歸之嫌解邾婁子益無罪書故復名之音義復扶又反疏解注云正以僖十五年秦獲晉侯後歸不書故曰獲歸不書今此書者善魯能悔過歸之故錄見之桓十五年傳例云歸者出入無惡今此言歸是以嫌其無罪也經既書歸作無罪之文則嫌魯人解釋邾婁子其罪合除是以

書見故復名之見其不善所以書益之名得見魯之有罪者正以上七年以益來之時傳云内大惡諱注云故名以起之然則初書名起見魯罪則知今復名者其不善明矣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音義過古禾反

齊人歸讙及僤注書者善魯能悔過歸邾婁子益所喪之邑不求自得故不言來使若不從齊來與歸我濟西田同文音義喪息浪反疏注解云言所喪之邑不求自得者正以言歸也何者歸者自與之故也若求乃得之者當言取即僖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成二年秋取汶陽之田之屬是也故不言來使若不從

齊來者謂若此邑元不入齊但以此來欲叛于魯齊人取而歸之然言與歸我濟西田同文者即宣十年春齊人歸我濟西田傳云齊已取之矣其言我何言我者未絶于我也曷為未絶于我齊已言取之矣其實未之齊也注云不言來者明不從齊來不當坐取邑是也然則彼以未之齊故不言來今此使若不從齊來是以謂之同文矣然則彼言我者以其未絶于我此不言我者正以誰僤實絶于我故也濟西田未絶齊人不當坐取邑誰僤實絶齊人當坐取邑明矣然則我與不即是不同而言同文者正謂皆不言來以為同文何妨言我與不仍為異乎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音義雍於用反

傳其言取之何注据詐戰言敗也疏注解云即莊十年秋荊敗蔡師于莘昭二十三年秋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傳云此偏戰也曷為以詐戰之辭言之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是也易也其易奈何詐之也注詐謂陷阱奇伏之類兵者為征不義不為苟勝而已十三年詐反不月知此不蒙上月疾畧之爾音義易以豉反下同阱才性反為征于偽反疏注解云何氏蓋取禮記中庸云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又言奇伏者奇兵伏兵之謂也下十三年春鄭軒達帥師取宋師于嵒傳云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反也注云前宋行詐取鄭師今鄭復行詐取之苟相報償不以君子正道故傳言詐反反猶報也然則兵之設

也為欲征不義豈欲苟勝而為詐故知春秋疾而畧之皆不書月矣何者春秋之義偏戰者日詐戰者月所以然者正疾其行詐畧之故也今此二經乃設陷阱奇伏又為詐之甚者是以春秋復深畧之

夏楚人伐陳

秋宋公伐鄭

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婁子益來奔注月者魯前獲而歸之今來奔明當尤加禮厚遇之䟽注解云正以上六年夏齊國夏高張來奔襄二十八年冬齊慶封來奔之屬則知來奔魯者例合書時今此書月故如此解文十二年春正月成伯來奔注云

月者前為魯所滅今來見歸尤當加意厚遇之也者義亦通於此以此言之則知昭二十三年秋七月莒子庚與來奔月者為下戊辰吴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書莒子之奔雖在月下不蒙月何氏所以不注之者正以隱元年冬十二月祭伯來奔之下注云月者為下卒也出奔例時也然則上已有注故至庚與之下省文從可知

公會吴伐齊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夏宋人伐鄭

晉趙鞅帥師侵齊

五月公至自伐齊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薛伯寅卒 音義 伯寅二傳作伯夷同音以尼反 注 卒葬畧者與杞伯益姑同 疏 注解云正以所見之世詳録小國卒日葬月是其常文即上四年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冬十二月葬滕昭公是也今乃卒月葬時故解之言與杞伯益姑同者即昭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注云不日者行微弱故畧之上城杞已貶復卒畧之者入所見世責小國詳始録内行也諸侯内行小失不可勝書故於終畧責之見其義然則今此畧之者亦為内行小失故曰與杞伯益姑同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吴救陳注救中國不進者陳吴與國救陳欲以備中國故不進疏注解云正以僖十八年夏狄救齊冬邢人狄人伐衛注云狄稱人者善能救齊雖非義兵猶有憂中國之心故進之不於救時進之者辟襄公不使義兵壅塞也定四年冬蔡侯以吴子及楚人戰于柏舉傳云吴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注云言子起憂中國然則夷狄之人能憂中國者皆進之今此稱國不進者正以救陳欲以備中國故不進也知陳是吴之與國者正以吴人救之故也必知欲以備中國者非直見其不進亦以陳於諸夏之時乃是吴之屬故也

春秋公羊傳注疏卷二十七

春秋公羊傳卷二十七考證

哀公元年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注許男者戌也○杜預左傳注曰定六年鄭滅許此復見者蓋楚封之

臣召南按何休謂許自復不如杜說為長

音義復扶又反云云○此卷監本全脫音義今依陸氏釋文增補共增四十四條

又疏鄭游遬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是也○監本脫以許二字今增

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疏左氏以漷東沂西為邑名〇臣

浩按左傳但云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不云邑名也

即杜注亦不云二邑名不知疏何所本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傳曷為不言入于衛

〇劉敞曰何休謂据納于邾婁非也彼以勿克納故

得言於邾婁耳此但得入戚未得入衛故不言納于

衛亦其理自然耳

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傳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

曰可○臣召南按此義即雋不疑所謂蒯聵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者也此說最傷名教先儒范甯已斥其妄矣

傳是上之行乎下也注夫子不為也○臣浩按論語冉有章即此經之定案何休知引其文而復為公羊附會不可解也

蒲社災傳亡國之社也疏公羊解以為蒲者古國之名○臣浩按公羊之說與二傳不同者緣亳薄古字相

通轉亳為薄又訛薄為蒲因為之立說耳

齊陳乞弑其君舍傳為諼也○劉敞曰此傳言為諼非也如其說陽生與商人相似所以諼之雖殊其為諼則同何故陽生商人乖異若此哉公羊本欲引商人以求與之合而事同文別反更大謬乃知例苟不通者雖曲說愈僞也

傳景公謂陳乞曰疏然則此公乃有為而言○推尋文義當作然則此乃有為而言刊本誤衍一公字

傳請以示馮䟽庾蔚云〇各本俱誤作庚蔚曰今依月令注改正

秋公伐邾婁八月已酉入邾婁以邾婁子益來傳内辭也若使他人然注使若魯公伐而去他人入之以來者〇臣召南按傳與注皆曲説也在外曰以歸在内曰以來既書以邾婁子益來矣尚可云若他人入之以來乎於八月已酉不重書公者蒙上文秋公伐邾婁也

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傳諱同姓之滅也○臣召南按此役實是滅曹左傳史記可證然經祗書入理不可解若如公羊說以為内諱亦恐不然蘇轍曰曹伯陽好田弋說公孫彊乃背晋而奸宋宋人伐之晋人不救書曰宋人入曹而不書滅言自滅也猶虞之滅言晋人執虞公而不言滅也此說得之

又疏即桓七年穀伯綏鄧吾離之下○推尋文義鄧字下當有侯字各本俱脫耳

宋皇瑗師師取鄭師于雍邱傳詐之也○陸淳曰凡悉俘之曰取其師呂祖謙曰隱十年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人伐取之伐取之不義也猶有難也此直言取之取之易也

春秋公羊傳卷二十七考證